

海峰文集卷五目錄

桐城劉大櫛著

記

浮山記

遊黃山記

方氏支祠碑記

程氏宗祠碑記

游晉祠記

遊大慧寺記

遊三遊洞記

遊百門泉記

寶祠記

問政書院記

重修孫公橋記

重修鳳山臺記

遊萬柳堂記

漱潤樓記

碾玉峽記

遊凌雲圖記

金陀圖記

侑經精舍記

無齋記

菴溪書屋圖記

如意寺記

張氏祠廟記

半塾園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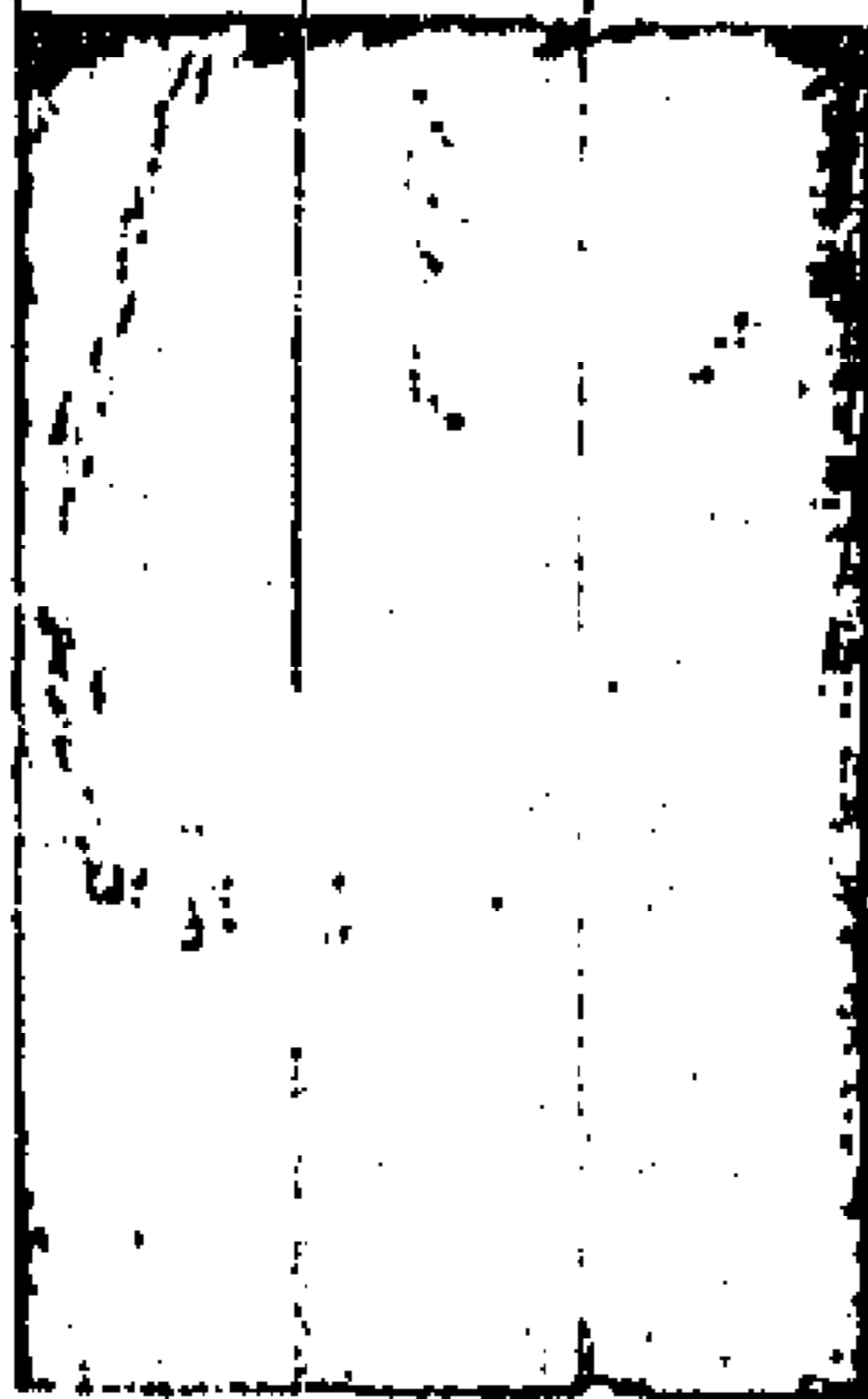
賁趾堂記

無狹居記

一掌園記

方氏學舍記

縹碧軒記



海峰文集卷五

桐城劉大櫟著

受業方國校錄

記

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殆以萬計而石壁環寺之背削立千尺入天其色紺碧相錯雜如霞春夏以往嵐光照遊者衣袂踰寺東行循九曲澗登山之半曰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十尺裝巖為殿架石為樓

鑿壁為石佛而棲丈六金像於其中其石宇覆蔭佛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障四時簷溜滴瀝其左為僧厨厨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壁有洞窺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殆不可窮丹障之西障垂欲盡石折而水出小橋跨之過橋而巨石塞其口沿澗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則廓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蝸螺旋折而上上有複閣其頂開圓竅見天飛流從中直下數十尺如噴珠然巖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環坐

而觀焉。以石擊其壁。響處處。殊然。火礮於其中。則如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承溜為石池。溢而至於巖口。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滴珠之巖也。若時值冬寒。雨雪或凝為冰柱。屹立巖石之下。尤為瑰麗奇絕。然不常有。蓋數十年乃一得之云。自滴珠西轉。是為聞虛之峰。綠蘿巖在焉。峭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貞。相與欹側。被之無寸土。而堅而壁。石中拆一罅。水從罅中出。注而為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左。陟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兩椽中。虛如植。

玉環而埋其半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下，如弦月焉。其旁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鸚鵡，甚衆不可名狀。而首楞巖在獅石口吻內，其中鑿石為几榻，可奕可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峰，如在宇下。自首楞緣仄徑西行，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巖也。往時泉漫流，懸注金谷之額，自巖僧鑿石連規引其水入厨，而金谷之簷溜微矣。自上方復西行，有圩陂廣可數畝，其形如漏卮，其口則滴珠之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嚴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入

之甚深而隱背金谷而當山之豁者會勝巖也巖
縱三十尺橫五十尺即巖內為殿而架閣於其右
一日坐閣上值大雷雨雲霧窈冥閣前老松數十
株隱見雲際森然如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
級而上為堂三間曰九帶之堂石三面抱之門外
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簷溜也會勝之右有巖曰
松濤有洞曰三曲洞中乳石成柱委宛覆折而古
木蒼藤蔽虧掩映冬夏常蔚然有泉泠然出其下
南流入峽中而朝陽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

登至亭午日景始去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巖洞
鱗次曰棲真曰棲隱曰翠華曰枕流而五雲巖在
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壁之將盡則嵌石覆出
如廊廊西乳石下垂如象蹄對峙為柱者二如闕
三門焉金谷巖洞類宮廷會勝廊成列肆自三門
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人亭其上左右皆
俯臨大壑羣木覆之溪水自陰翳中流去鏘然有
聲自三門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為簾者雷公洞也
中有石池以閩人雷鯉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迤

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頂也其上平曠天池出焉
有大小三天池菰蒲被之鰕魚羣戲於其中又有
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笑葉經雨則紅艷
如繪石盡則菜畦麥隴彌望如在原野畦隴盡則
又出石骨坡陀其側可以俯瞰連雲之峽而危險
不可下連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三方皆石壁
如城而闕其西南一面有巖在峽口之右石罅如
蜂房架石為寺鑿石為磴而登之冬時得南日最
暖自寺左行有崖巍然高覆其承雨溜者歲久正

黑雨所不到石色猶赭赭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簷有泉懸注側足循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盡有巖石理凹凸纖密如浮漚如浪波之沄沄而崖簷之泉鏗訇擊越如聞風濤之聲名之曰海島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曰壁立之巖即巖內為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重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臺臺之下有洞曰鼎爐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挑花之澗跨澗為橋澗以全石為底雨

後泉穿橋而墮。遊其下者，自鼎爐以趨桃花之洞，則必越澗之委，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轟然，人語不能相聞也。踰橋而西，有巖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為門，架石為樓而居之，名之曰嘯月。循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石穴如蜂房，其數蓋百有八，名之曰總巖。壁立之右，有巖曰半月，折而北，有巖高，厰曰西封，舊有大石可羅百席，石工採其石以去。既久而窪，積水深二丈，焉。旁巖三，不知其名，皆可遊。又其西，則雲錦廊也。自壁立之左，南出石壁。

峭削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為磴。磴繞受足。凡百餘級。五折而上。名之曰繞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矚天池。自會勝來者。下梯以趨壁立。繞雲之南有巖曰披雲。登其梯之半。其旁有洞曰曼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之。蓋東西南北皆水。漚而山石。峭嶮空虛。幾欲乘風而去。故名之曰浮山。是山也。自樵山迤邐而來。北起而為黃鵠峰。峯之西。石壁削立千尺。上豐而下斂。其勢欲傾。有洞在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

雞高得其三，蘄絕不可登。當其感然下歛，有二巖曰畢陶，臨水而幽。曰晚翠，日西夕則巖受之。蓋與朝暘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鵠之南有巖曰摘星，地峻而險，其徑不容足。巖之前有絕澗，橫焉。遊者皆苦其難至，自摘星而下，其右有甕巖，其口隘而其腹甚廣。其左有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斯之者，名之曰夾梳之石。石之右斷虹峽也。峽中有洞曰涵蒼，曰橫雲。自黃鵠東南復起而為妙高峰，妙高者浮山之最高處也。峰之半有巖

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卽妙高之凌霄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醉翁之巖。下臨平原。其巖石覆壓欲墜。有僧構而居之。牕櫺皆如支柱。然中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關巖。他巖三面石而此獨四面。一戶一牖皆石以爲之。卽妙高東南再起。而爲餘萊峰。餘萊之南則華嚴之背。所謂石壁削立千尺者也。壁有洞二。曰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曰長虹。曰劍谷。登妙高餘萊之巔。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餘萊峰上。當額。

一孔如秦碑而其下方石整立如連屏摺疊烺然可數自黃鵠北迤是為翠微峰翠微峰之西南壑中其水流而為胡麻溪由石龍之左循溪以入其石壁之洞有三曰深遙曰石駐曰蛾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巖曰談玄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竝而跨於溪上溪以全石為底而仰承二梁為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雨則登橋而下見溪水之奔流霽則橋下可通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別起而為抱龍峰抱龍與餘萊竝峙金谷之前金

谷則黃鵠之東面也。登抱龍之顛，有大石，上平如砥，曰露臺。四望無所蔽，而風自遠來，甚勁，立其上，則人輒欲仆。臺之後，有洞穹然跨峰之脊，左右豁達。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壑；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臺前有老松，枝幹蚪曲，蓋千歲物云。自翠微西行，是為翠蓋峰。自翠蓋轉而西南，則會勝連雲壁立，嘯月諸巖也。自嘯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几，正而丹邱一掌，二巖竝立，方几之下，山之北，戴土無巖洞，而山中有

青鳥其聲百嘯獨時時往來於白雲

桐城山名東去浮山二十

里金谷之間他山未之見也又有鳥狀類博勞日

將入則鳴其聲如木魚

此篇全學禹貢章法浮山勝境凡五處一曰華嚴寺二曰金谷巖三曰會勝巖四曰連雲峽五曰壁立巖文直叙此五處在前如禹貢前並列九州也後叙諸峰脉絡次第一曰黃鵠峰二曰妙高峰三曰餘萊峰四曰翠微峰五曰抱龍峰如禹貢之有嶺山嶺水也其巖洞之在五勝境

前後左右者即附在本境之後其不在五勝境之內而見於諸峰之上下者附在諸峰之後有與前相關復為點次如九州既有壺口碣石而蕙山蕙水復見之非複亂也浮山所在及其所以名叙在中間亦奇

遊黃山記

乾隆二十九年歲在甲申九月之上弦余與歙縣友人程易田方晞原吳韓封吳蕙川及蕙川之弟箕浦共遊黃山六日而返遊未能徧也或請為記乃取黃山舊志補綴成篇以招後之好遊者

由歙城西北行百二十里至湯口溪流噴薄大石間仰視諸峰如在天上及抵祥符寺諸峰反半隱不見踰小橋而北有溫泉焉泉自硃沙峰而來窪

為小池。蔭以半巖。

今已鑿石砌亭

深不逾二尺。而泉自沙

底汨汨起。池北冷泉出。石罅兩水相和。得不熾。凌冬冷。泉涸。則水愈溫。池之東隅有隙。以流其惡水。隨浴而淨。而硃沙泉其氣清芬。故天下多溫泉。而黃山為之冠。云既浴。跨石越澗。左行數十步。至桃花源。石徑幽狹。穿一石而入。如門。其石有妥有敬。或覆或露。其夾如巷。其長如廊。復穿一石門而出。而老梅布石罅甚夥。由寺右緣天梯而上百餘步。幽壑不可越。以二木搯崖而度。折左紆行可半里。

有洞穹然出崖上。洞石瑩潔可愛，深三丈，高二尋，廣半之。洞盡，復有小洞如龕，如堂，與然飛泉蔽洞門而下，灑灑不絕。是曰水簾之洞。出洞循崖而左，有二小洞，中隔如墻，曰餐霞之洞。而山之左腋，有水穿亂石而下，是曰藥溪。溪石廣丈餘，中凹如臼，仰承上流，是曰藥銚。銚左欹而水出，懸溜承溜一石如圓盞，弁口而中如螺旋，異石五色，白者如珠，是曰丹井。折而右，為蓮花菴，入菴登閣，下瞰白龍潭。潭廣十餘丈，其上大石橫亘，高三丈餘，而藥銚

合諸溪之水從疊石乘高而下而潭以一石仰承

之其勢撞衝奮躍鳴吼如雷潭既受水淵渟滉漾

其深不測睇觀既久咸生恐慄潭上一石老木垂

陰如蓋下可坐飲數十人白龍潭今為蛟龍所敗

也故記循潭許里許有石負山而立昂首作咆哮

之狀是曰虎頭之巖行百武見大石頽然傾倚若

不勝杯杓者名之曰醉石醉石之旁有泉淙淙從

石壁下曰洗杯之泉下有伏石其色上白而下黝

曰停雪之石入谷半里有泉如龍自懸崖直下注

石激而成坎。盈科復下。歷歷成坎。而懸其坎。凡八。是曰落星之泉。折而上。石崖中凹。而旁哆。層石磊磊。而其上。飛瀑懸流百尺。山半大石拒之。激而逆上。自上分數道下注。有橫石長十餘丈。中空若琴水徑石上。其音疏越。故名其泉曰鳴弦。遡鳴弦泉而上。地皆阻險。行者如鼯鼠之穿林。稍進。地忽平曠。有佛舍巍然。是為慈光寺。寺前後翠木交陰。日光篩落。如行苻藻中。坐寺門遙睇青鸞峰。其巔若有一人。跌坐諦視之。石也。由寺左折而北。入澗澗。

口有石如灑瀕一松據其上而澗水分流石之左
右石盡水合其圜中規其左右之流下皆石疊水
激而飛如二白龍蜿蜒赴壑其左雷有穴水注之
如井其中石則羅漢級也級五百自下視石如梯
自上視水如帶蛟今亦為蛟所敗由寺右折遡硃沙溪而上
徑鉢盂老人峰趾兩崖峻削捫壁往忽洞開如門
自是危巒曲磴傾側迤行坐石上稍憇乍見前途
茫茫乎石壁之虛有庭有除若戶若樞像佛攸居
溜室齋厨周於四隅若有浮屠持鉢而倚於門閭

是曰空相之廬。空相者石影也。去石影三里許。至觀音巖。巖欹立如側蓋。下可容數十人。一壁巉出巖右。一壁中嵌空如仰盂。赤色熊熊有光。蓋硃沙洞也。踰巖跨小埭。至老人峰。峯小而銳立。石如老人偃僂之狀。高不盈丈。而下臨百仞。無階。挽藤上。大石礫砢。蒼松覆之。日影著石。雖盛夏而陰蔭逼人。上歷大陰澗。澗多礪石。斬立過澗。陟嶺則豁然高朗。回顧來徑。已如墮淵底。而天都蓮華。仰視猶在霄漢。上數十步。峰勢漸逼。山色從幘上起。舍之。

越嶺而西有寺曰貝葉石洞方廣可三丈左壁峭
絕直出水懸溜作聲一折如墉其前大石突起數
十尺直當洞門右劈一峽凌洞巔背負懸崖如覆
洞口水不絕如簾旁一池泓碧是曰蓮花之洞去
洞復上嶺輒行有巨石當路而中虛於其中累石
為磴數十級以上如門題之曰雲巢折而上有二
松緣石夾路枝葉交結若與遊者相揖讓名之曰
迎送之松忽巨石仄起如龜脊左右絕壑萬仞從
脊上躅步以行行者皆股慄今為石欄路旁有石

可無恐

欄

路旁有石

平圓松蔭其上可坐名曰蒲團不今松過石則二壁

夾立如墻入罅中行見天甚狹有松臥其左壁長

數丈而枝蟠右壁名之曰臥龍再折而三石壁立

其中一松如坐回顧乃見之稍進徑益隘峽盡石

斷不可前乃架木為筏筏薄而修下臨深壑左倚

蘚壁僅得度是曰斷凡之橋筏窮更入石洞中洞

三面環阻徑復窮仰視洞頂缺若突天光入焉乃

憑木梯以上如出自井口從突降壁兩壁爭高不

相讓再行稍坦而老木列植如藩徑轉則丈殊院

也。黃山三十六峰而以天都蓮華兩峰為最高。登文殊之院則天都峰在左，蓮華峰在右，兩山夾立如門，而院之背實倚玉屏峰。玉屏界天都蓮華之中，亞而平，自遠望之如門限。院之前有臺，登臺則諸峰皆羅列在後。臺下峻絕，顧瞻來時所歷之峰皆伏處其下，不可見。見遠山如蟻蛭，焉天都峰無徑不可登，乃西登蓮華之峰，從文殊院右折而下，鑿石為磴，不容武，以腹摩壁，屈曲層疊，至山之麓，乃復上蓮華峰。下石壁折裂數百仞，水道由焉。

乃循水道。疊石為磴。可千級以上。級之受足不盡。踵遊者。觸額嚙膝。而其上石壁如障。覆壓將及頂。級盡。更入石罅中。見天不數尺。兩崖陰陰。水激濕衣袂。再上。可百步。得橫岡。循岡東行。抵蓮華之萼。躋而上。且百武。忽巨石當道。如龜踰石。而北窺其旁。有罅。遂闖入。罅中。陟數級。有石如門。入門。循壁左行。徑不容趾。乃折入洞。洞兩石相倚。見天光一隙。復登降數級。皆自石腹中。得竇。倏晦倏明。又陟數十級。有僧六。馬循。左檐上。石梁梁廣不踰尺。

其修凌虛垂之無敢俯視再轉而石忽中裂以木
 架而度復抵絕壁嵌梯以上者二今已易木梯之
 下石裂數十丈懼不敢升升則級絕而石抵其胸
 以腹附石攀而起則其石復裂可三尺跨而越之
 乃至巔自下視巔塊然一石也及入其中則重垣
 複閣宛轉交通同遊從壁上相呼如壘中語循呼
 聲求之乃得出巔廣盈丈青石叢抱中凹若盂狀
 如蓮之初綻坐其上極望無際山川城郭濛濛如
 在烟靄中不辨峰之南有峯曰蓮蕊一削萬仞如

柱。而其房未剖。狀如蓮之苞。又其北有卑崖。距蓮峰百仞。田田如蓮葉。中有積水。歷久旱不枯。自峰巔而下。循舊徑至岡。岡忽斷。下臨淵渚。乃鑿壁為磴。百餘級。級之受足不一尺。遊者肩踵相接。名之曰雲梯。由丞相源而來者。上雲梯。由祥符寺而來者。下雲梯。梯盡折而東。徑稍平。行大壑中。可三里。而石壁巉削千尺。望之如墉。不可越。是為鰲魚之峰。乃隨壁之坳曲。鑿石為磴。數百級以上。其旁有二峰。曰懸鐘。曰海濤。乃出新闢石罅。其徑如欄楯。

折而上入石窟中累石為磴以出曰石門出石門
登平天之岡是為海子黃山之極巔也黃山之峰
皆峭石拔地數百仞指天如執圭如秉笏遊者絕
壁而上多喘汗勞怨及出石門至平天岡則山皆
戴土甚廣而平其縱可五里而橫猶三里望之如
原隰焉岡多異松而棋枰松尤奇高不盈二尺而
覆十圍枝葉糾結平密如掌如席如織文其上可
弈可容四人坐而相向飲今為樵者所薪岡之稍起而堆
阜者曰光明之頂頂突如廣穎高埒蓮華峰而勢

稍平行。有石角。嶄然崛起於東南。下臨絕壑。而五老峰起自壑中。甚近。視之如小兒。秋空澄霽。登頂而望。日月之所出。沒霞虹之所照耀。匡廬九子天目。以及金陵報恩之浮圖。瞭然可指數焉。頃之山半出雲。如冑絮。如白龍。滂濤晃蕩。奔逐四合。瀰漫荒野。平布匝匝。一白無涯。渺極天際。日光射之。如積雪之環周。而諸峰錯出其間。僅見其頂。如螺髻。乍隱乍見。其依岡而橫者。如岬。其冑樹而拔者。如檣。其因風而時高。時下。如浪人。在峰巔。如乘槎而浮。

於海上已。而輕風驟捲。雲氣迸駁。石出山高。島嶼聳峙。向之所見。如幻如泡。一瞥欬之間。不知其消歸何有。此所謂鋪海之雲也。夫黃山者。仙靈之宅。雲霧之都。舉足而巒壑移焉。瞬目而陰晴異焉。欲觀雲海於光明之頂。為宜。其在文殊院者。不知有後海。其在始信峰者。不知有前海。登光明之頂。則放乎四海。而莫不來王也。常於積雨初晴。日出時見之。然或終歲不一見。余之登山。凡六日。而三見雲海。蓋若天所佑焉。由平天岡西北行二里。登鍊

丹之臺。臺方廣可容萬人。俯臨邃壑。深不測。而西北諸峰環峙。如人如鬼。如鳥獸。器物狀以千計。一峰當臺而起。如供几案。上有松覆之。如蓋。其名曰紫玉屏。臺畔有方池。或曰丹井也。清冷可鑒毛髮。而松枝倒影入其中。如畫。循臺而下。歷石門之峰。大石橫跨兩山之趾。長數丈。人謂為仙建之梁。其下通人行。而中有石塔。圓如月。上大下小。類削成。其梁之兩端各有石。倚壁相對如龜。而上平可坐。卧。謂之為仙牀。其一壁有石如瓶。引甬如斟。流水

出其中不竭。謂之為仙。瓶出石門。乃登鍊丹之峰。峯高八百七十仞。其上有大石橫跨兩山之腹。遠望如長虹。所謂仙橋也。及至橋側。則兩石如柱。一橫石覆之。而左。踵下。浮右。脛中絕。相倚泊。得以不墜。上脊不盈五寸。而下臨深溪千尺。黃山故黟山也。而後世乃曰黃帝鍊藥於此山。其後仙去。蓋黟山之名。黃山自唐天寶時也。由丹臺直出數十步。至海門。懸崖夾立。而中闕。黝色如鐵。據門俯瞰。其下直削無底。而羣峰於絕壑中奮踊以出。其勢屹

崒如武士之怒立者甚衆環絕壑而峙有三海門
每百步一闕為闕者三入其門徑不容足如負墻
而立焉傑然聳峙於海門之側者飛來峰也其峰
高出羣峰數十仞其上有石卓立峰端可十丈盤
石承之而斷不相屬類飛來者然而峰因以名其
下有潭龍伏其中窺之不可測投以石撞擊至數
百千聲不已是曰鐵線之潭由海門東迤五里許
登始信之峰峯忽中斷而壁斬然相去可尋丈下
視嶙峋千仞乃斬木為橋以度橋右憑崖其左空

而臨壑。而北崖有松。橫枝直抵南崖。蔽障其空。如
檻。名之曰接引之松。攀枝而過。陟其巔。則羣峰環
拱。怪石兵衛。盡丹臺海門所見。若皆蒼萃而植立。
其前左。瞰石筍岡。右臨散花塢。石筍岡。界兩山之
間。而山東為峽。石起峽中。纖如指。銳如戟。繁如竹
林之筍。裂土而怒生者。以千百計。散花塢。亦千峰
排列。壑底丹黃錯出。如繡。有神仙對弈。貴客旁觀。
及賈胡獻寶。諸肖物之形。而一峰拔壑而起。獨立
無倚。可十丈。有松焉。其根長二丈餘。蜿蜒出走。未

知其榦所在。循峰右轉，則見峰有裂罅，而松於罅中直上，達頂，露其半，可窺。更旁裂一石，乃屈曲蟠結於峰頂之四周，而橫曳一枝，復下垂者，其長猶三丈。名其松曰擾龍。始信峰之西為師子峰，自師子峰東降，其崖側巨石矗立，上平如掌，有松高四尺，其根穿巨石之頂而下，而榦據其上，甚堅，名其松曰破石。由石筍岡下松谷菴，其間可二十里。將至松谷山，漸上益銳，羣石參錯，若有偉丈夫衣冠而立者，其旁有石如牌，中會綠字，與日光相激射。

其字不可視。視之雷輒擊去其字。或決欲見之。天方晴旭。行將近。忽湧雲塞霧咫尺。晦冥終莫能見。云環松谷皆山。其自四山飛瀑而下。蓋百數。而聲響各殊。聽之不窮。前後五龍潭。青者黑者黃者白者。各以其水所受之。壁色為名。而天容雲影人物往來之形。靜映於光明之中。不可名狀。由菴之左。折而下。曰清潭。石壁青蒼。奔泉出亂石間。滙入潭。有石梁覆其上。而不盡覆者十之三。望之如碧琉璃。循菴而上。可三里。聞水聲潺潺。石色瑩白。與水

稱則白潭也。有油潭者，狀如大釜，巖絕不可即。跣足蛇行，緣釜眉而窺之，如見其底，而以絙測之，十尋猶不竟。踰菴以西，有大石當溪中，嵌空如室，激水橫行，聲若雷轟，而室下石竅，關通積水，澄碧。題之曰龍淵。去松谷而西，乃至翠微峰，峯高八百五十仞，而嵐光一碧，無際。故山之椒，皆曰翠微，而此獨以名其峰。有寺在峰之西北，環寺皆古木，修篁。其境爽塏，與向之硤角稍異。有石澗橫道，僧橋焉。而覆之以屋，以息游者。自寺西望，有兩峰相並，巉

絕而銳其高刺天雲之往來於其中者晨夕不絕也以其為雲所徑故名之曰雲門西北之山既盡乃問道遙之溪或曰徑塞矣而心慕之不能已黃山之水北出者入池之石埭東出者入宣之太平其南出者入歛浦而山西諸水合歛浦徑嚴州而下錢塘溪在青潭峰下蓋西出之水也晨起就道見石壁巍然而壁間石洞嵌空各異色壁下即溪流峻絕無行徑沿溪皆怖石碁置石阻水曲折成潭潭布滿石隙遊者取徑於石上以行聚足以拾

乃不仆行益遠石益異一石一態與潭水爭奇其潭方者如印圓者如月長者如劍曲者如角行者如銀止者如黛石白則潭水亦白石赭則潭水亦赭憑高視之如繁星之綴天溪行十里道窮一峰塞溪之滑老松冠之不能至然神往焉將踰白沙嶺不竟折入深壑中有洞深五十餘步前廣丈餘中倍之其後益廣而一壁間之為二洞其右洞中有二池僧架木為室流水出其下激石作聲夜分時光點點如燈出洞外是曰仙燈之洞去洞數里

循澗而上。至披篷。則諸峰皆聚。所見畧如始信峰。然登始信。諸峯皆從足下起。人在峰上。披篷則諸峰環我而逼。峰在人上。道旁一峰。下一石戴之。狀如飛來。而其首獨銳。月塔也。塔旁一峰。面平如削。上下渾然而中橫一尺。痕隱隱如古篆十餘字。可按行數里。抵丞相源。黃山之峯皆直削無枝。又拔自絕壑。及至丞相源。則陰崖蔽虧。老木森翳。如行墟落間。出寺門數十武。有溪淙淙。聲乍緩乍急。巨石鎮其中流。平濶如臺。其上可布席而坐。其下可

流觴下。丞相源里許。山迴溪轉。有飛泉自叢薄中。騰踊至崖端而下。注澗。注為瀑。瀑注為潭。潭復注為瀑。一曲一潭。纍纍巖壑之阿。九九瀑懸下。雨過則流急而飛。挂如龍。是之曰九龍瀑。水自是以往。路漸夷而遙。見一峰雲際。五指搃天。是曰仙掌。其外若拱中。潛口。栗卬。長潭。容成之臺。芙蓉之嶺。皆山之支隴。幽麗甚可遊也。而好遊者不能盡。古稱黃山廣五百里。高四千仞。豈虛言哉。余所記。蓋登山之大畧如此。若其峰之峻。不可登。幽泉異石之

翳於深壑而不可見。雖見之而難以悉舉者。與夫
雲烟之開歛。朝夕晦明之異候。雨暘寒暑。春花冬
雪之殊觀。則雖有辨者。莫得而言也。

連山斷嶺。峰頭參差。而氣脉貫通。如絲牽繩。聯
是之謂大手筆。盡集古今之筆法。而用之。河
東小記亦在所包。而於太史公尤為深得其妙。

方氏支祠碑記

古者諸侯之適子。嗣為諸侯。其支子之為大夫士者。不得祖諸侯。而名之為別子。其後族漸繁多。先王懼其散而無紀。為制宗法。以聯之。故有百世不遷。同吾之太祖者。宗之。謂之大宗。有五世而遷。同吾之高祖者。宗之。謂之小宗。宗雖有大小之異。要在率其族之人。以共祀其先人而已。封建廢而大宗之法不行。則小宗亦無所據依。而起於是。宗子遂易為族長。然吾以為後世之宗祠。猶有先王宗

法之遺意。彼其所謂統宗之祠。族人莫不宗焉。即古之大宗也。其所謂支祠。人各宗其親焉。即古之小宗也。先王之辨別等威。雖嚴而天下無無祖之人。支子不祭。未嘗委之宗子而已。不與也。不得祭。禰不得祭。祖及曾高不得祭。太祖而皆宗。其祖之傳適以與之共祭。宗者尊也。尊其主。祭於廟中之人。而人人皆得以自致其敬。故曰存先王。大宗小宗之遺意者。莫善於宗祠。方氏自漢河南守紘。避新莽之亂。始遷歙之東鄉。又三世為黟侯。儲儲於

章帝元和初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累官太常卿封於黟至隋開皇間惠誠為歙令而其子叔濟愛歙之山水因家焉其距黟侯蓋十七世矣又歷十三世宋銓中大夫祕書郎建成子希道卜遷環山至孫高乃定居之又五世師忠始遷巖鎮又三世名士錡士錡生周儒周儒於咸淳甲戌以明經省試第一擢官禮部是為省元門祖又歷五世至觀童觀童生三子榮其季也榮生音音生健健生中正中正生紹祚紹祚生思聰思聰生廷康廷康生

承晟承晟生嗣文。嗣文五子。祈昌祈宣祈順祈恒。祈源祈宣者尚錦之父亦桓也。自承晟欲創支祠而未逮。嗣文繼之。有卜地矣。又不及而徂。其後嗣文五子而四子皆早卒。於是祈宣率祖考之攸訓。思篤前緒。用夙夜不遑。自逸。伐石於山。儲材於野。謹依先卜。廣其規制。重門窈窕。寢寢。栽魏步欄。周通四阿。垂雷石柱。繡栒干霓。蔽日東北。建小樓以遠眺望。登樓則舉蔭獅蚪。四山環拱。而天都蓮華諸峯。並植檐際。齋庖之舍。燕享之庭。森列脩舉。繚

以清池游魚潛泳。齒苞敷榮。踰年尚錦。及其弟尚
驤尚和。與尚忠之子溥。乃擇冬月之吉。率先族人
奠主祠內。觴豆靜嘉。薦獻祇肅。祖考歆格。祭畢。斯
燕。昭穆咸序。長幼有倫。旅酬交錯。醉飽懽欣。神人
和暢。是舉也。祖考之精神既遠。而萃族姓之心志
既渙。而交繼志述事。其可謂備至爾矣。尚錦歸善
於親。請予為記。予觀方氏世篤孝義。有可紀者。乃
系之以詩。其辭曰

維方於徽。其族為巨。省元之後。蔭祿益著。維爾世

德篤生孝孫。孝孫為誰。惟亦桓君。維祖維考。有志不遂。孝孫成之。收族以祭。嗟爾孝孫。一簣之虧。堂成不見。而遽云歸。孝孫之後。復生孝子。載績膚功。象服承祀。象服承祀。年神在牛。先是丁亥。翁殞於秋。是年仲春。翁實始事子也。代終及冬之季。方氏之祠。孝孫所創。今其族姓共祭。同堂未成。斯堂卽墟。榛莽既成。斯堂赫然。宏敞未成。斯堂雖祭。而孤既成。斯堂子姓怡愉。未成。斯堂雖祭。而簡既成。斯堂噐備。儀殫。凡爾孝嗣。惟永孝思。以紹孝孫。孝子

之為積善之報端在後嗣億萬斯年馨香勿替
直從五宗說下煌煌巨論行文古色斑駁如宗
廟之鼎俎

程氏宗祠碑記

昔者先王之立宗廟也。稱情而為之。制四世而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故天子諸侯之廟。視服之重輕。以為差等。夫先王豈不欲報本追遠。祭及百世以上哉。而乃於其遠祖。漸逋而遷之。蓋情有所終。勢有所止也。高祖以上。居處笑語。心志嗜好。茫然而莫之見聞。而欲於猝然之頃。致其歆假勢固不能。故禘祖曾高四世之祭。自天子以達於天下。天子之於諸侯。增二祧而已。謂之二祧。雖曰六廟。而實

四廟也。大夫以下其廟以次而減。而其所祭之四親不得而減也。夫所謂庶人祭於寢者。庶人之勢不足以立廟。未嘗於一寢之中而禁其祭。祫及曾高也。封建廢而天子之下無廟制。宋之儒者增損禮儀。定為祠祀。士大夫之族得祭。及曾高而並及其始祖。蓋準乎天命之所不容已。而人子之心。庶以即安。而無憾焉。荷池程氏祖。永和建宅立影堂。其後承之為小宗之祠。嘉靖時重建。歷年踰百。則椽頽柱蠹。瓦飄甍毀。門牡飛亾。階石圯。木主之

題字黜德不可別識齋孫正印見而傷之以遺紹
自肩謂世德傳衍在予若先人安靈之室一任風
摧雨剝其何以自比於人將出其私橐徹而新之
未及施行而正印病卒時在康熙六十一年踰年
雍正改元正印之子兆元兆龍年甫弱冠仰承父
志詢謀族衆僉曰允哉遂因舊址而恢拓其制門
之外繚以磚墻自墻至門地三尋其左別為門堂
以東北入於門門之內為庭庭脩四尋四分其脩
去一以為之崇增一以為之廣庭後為堂堂崇廣

如庭去二尺。以為之脩。堂後復為庭。崇廣如前。庭其脩如前。庭之崇。庭之後。越九尺。以為方池。以存荷池之舊。池廣常有五尺。有五寸深。尋有四尺。池之後。為內寢。脩與前堂埒。崇廣亦如之。循寢之楹。以為檻。檻內常有六尺。檻外尋。內寢重屋。以居祖考之主。而妣祔焉。元年。經始。四年。祠成。奉主致祭。族之人咸在。爰推永和始創之功。遂及兆元昆弟。重建之績。曰於禮。有功德者。別立廟。百世不毀。維我程氏之舊。有功則配享。今兆元兆龍承厥考志。

獨任其艱。其父祖宜從配享之典。春秋咸得祭其
主。祭畢頒胙。二人有加胙。世世子孫無缺。議既定。
其年齒尊者。申宗法以訓族人。曰。凡我同宗。其始
一人也。喜相慶。憂相弔。患難相扶持。其不遵約束
者。衆共譴罰之。族皆唯唯。乾隆己卯。逆數建祠之
日。四十有七年。二昆弟之子光燭瑤田。請余為記。
復綴之以詩。詩曰。
運有隆替。自一人以興。俗有淳薄。自一人以成。夫
惟長者。率先倡教。施及後嗣。其光有耀。孰為改建。

程氏之祠。上以報本。下以聯支。刻桷鱗鱗。飛檐跌
跌。壁壘白盛。棟塗丹漆。羣烟環奏。子姓之間。維祠
竦峙。屹然中居。于時降登。于時興俛。于時蕭鬢。于
時燕語。相習以讓。相勉以仁。磨揉盥漑。其德維新。
入則孝慈。出相友愛。羸老有扶。荷擔有代。含咀六
籍。獵微窮精。儲才抱質。以豫公卿。孰塗孰墜。孰脩
其器。賡良友夔。維昆維季。俗尚日弛。孝義日衰。二
子振之。祥福攸歸。歸功二子。二子不有。自我嚴爲。
實道其首。程氏之賢。仲章甫實。甄程氏之貴。仲章。

甫實賜程氏千祀受仲章之祉刻石紀功以遺孫
子俾知其所始

四代之祭天子庶人所同偉論驚人其文之古
直逼周秦

游晉祠記

太原之西南八里許有周叔虞祠祠西為懸甕山山之東麓有聖母廟其南又有臺駘祠子產所謂汾神也有泉自聖母神座之下東出分左右二道居人就泉鑿二井井上為亭檻以覆之今左井已湮泉伏流地中自井又東沮洳隱見可十餘步乃出流為溪溪水洄湫繞祠南初甚微既遠乃益大溉田殆千頃水碧色清冷見底其下小石羅布視之如碧玉游魚依石罅往來甚適水上有石橋好

事者夾溪流曲折為室如舟左右喬木交蔭老柏
數十株大皆十圍其中厠以亭臺佛屋采色相輝
映月出照水尤可愛溪中石大者如馬如羊如碁
局可坐予與二三子攝衣而登有童子數人詠而
至不知其姓名與竝坐久之山之半有寺鑿土為
室繚曲宏麗累石級而上望之墟烟遠樹映帶田
塍如畫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周成王封
弱弟於唐地在晉水之陽後遂名國為晉既入趙
氏稱晉陽昔智伯決此水以灌趙城而宋太祖復

因其故智以平北漢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唐高祖
蓋以唐公興嘗禱於晉祠既定天下太宗親為銘
而書之立石以崇叔虞之德今其石在祠東又其
東為宋太平興國之碑是來也余兄奉之官徐溝
余偶至其署因得縱觀焉念余之去太平興國遠
矣去唐之貞觀益遠矣邈而上之以及智伯及叔
虞又上之至於臺駘金天氏之裔茫然不知在何
代太原之去吾鄉三千餘里久立祠下又茫然不
知身之在何境山川常在而昔之人皆已泯滅其

無存。浮生之飄轉無定。而余之幸游於此。無異鳥跡之在太空。然則士之生於斯世。雖能立振俗之殊勲。赫然驚人。與今日之游。一視焉可也。其孰能判憂喜於其間哉。於是為之記。

叙次景物曲折分明如畫因而感慨古今波瀾闊遠是大文字

遊大慧寺記

余客居京師無事間從友人薄遊京城之外而環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闊壯麗奇偉不可勝計詢之皆闍人之葬地也闍人既卜葬於此乃更創立大寺於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為其守冢之人而其內又必請於中朝之貴人自公輔以上有名當世者為文而刻石以記之出西直門過高梁之橋西北行三里許其地為宛平香山之畏吾邨有寺曰大慧自遠瞻之高出松栝之表其中堂有大

佛長五丈餘。土人亦呼為大佛寺。云蓋明正德中。司禮監太監張雄之所建也。寺後積土成阜。累石為山。山阜之峻。下視平地殆數仞。其石皆自吳之震澤舟載而輿致焉。山石嵌空瓏瓏。登其石罅。以望遠。內見外。外不知有內。寺左建佑聖觀。而於土阜高平之處。建真武祠。大學士李東陽為文。立石祠門之外。蓋當是時。世宗方尚道術。闔人懼其寺之一旦毀為道院也。故立道家之神祠於佛寺之中。而藉祠以存寺。寺之西墳壤纍纍。而石人石獸。

巍然夾侍於前。大抵雄族親之冢也。夫彼其使中朝之貴人。為文固若挾之。以不得不作之勢。而彼貴人者。亦遂俛首下氣。承之以不敢不作之心。天下未有不相知。而可以挾之。使必然者。原其初。必自中朝之貴人。與宦寺有相知之舊。夫以中朝之貴人。而與宦寺有相知之舊。則彼其所以為貴人者。未必不出於宦寺之推引。其不出於宦寺之推引。自我得之。而何畏乎。彼推引不出於宦寺。而甚畏宦寺。則是惟恐宦寺之能為禍福於我。此孔子

之。所謂患得而患失也。為人臣而患得患失。則其歸且將無所不至。且使患得而果可以得之。患失而果可以無失。吾亦安得而使其不患。乃患得患失矣。而得失之權。卒不可以操之自我。我自得其為我。而何必交歡於宦寺。此余之三復碑文。不能不為之長歎者也。

筆力雄奇。故屈盤迴折。皆如金鐵之流。而氣亦

高岸

遊三遊洞記

出彝陵州治西北陸行二十里瀕大江之左所謂
下牢之關也路狹不可行舍輿登舟舟行里許聞
水聲湯湯出於兩崕之間復舍舟登陸循仄徑曲
折以上窮山之顛則又自上縋危滑以下其下地
漸平有大石覆壓當道乃偃俯徑石腹以出出則
豁然平曠而石洞穹起高六十餘尺廣可十二丈
二石柱屹立其口分為三門如三楹之室焉中室
如堂右室如厨左室如別館其中一石乳而下垂

扣之其聲如鐘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方扣之如磬其地石雜以土撞之則逢逢然鼓音背有石如牀可坐予與二三子浩歌其間其聲轟然如鐘磬助之響者下視深溪水聲泠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尋其下有徑薪采者負薪行歌縷縷不絕焉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徙為忠州刺史而元微之適自通州將北還樂天攜其弟知退與微之會於夔陵飲酒歡甚留連不忍別去因共遊此洞洞以此三人得名其後歐陽永叔暨黃魯直二公皆以

擯斥流離相繼而履其地或為詩文以紀之予自
顧而嘻誰擯斥予乎誰使予之流離至於此乎偕
予而來者學使陳公之子曰伯思仲思予非陳公
雖欲至此無由而陳公以守其官未能至然則其
至也其又有幸有不幸邪夫樂天微之輩世俗之
所謂偉人能赫然取名位於一時故凡其足跡所
經皆有以傳於後世而地得因人以顯若予者雖
其窮幽陟險與蟲鳥之適去適來何異雖然山川
之勝使其生於通都大邑則好遊者踵相接也顧

乃置之於荒遐僻陋之區。美好不外見。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嗚呼。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

於人世間境象之離奇。吾心中情思之縹緲。曲折縱橫。無不如意筆力。殆由天縱。

遊百門泉記

輝縣之西北七里許有山曰蘇門山蓋即太行之
支麓而山之西南有泉百道自平地石竇中涌而
上出纍纍若珠然衛風所謂泉源者也滙為巨浸
方廣殆數十百畝其東北岸上有佛寺甚宏麗寺
西有衛泉神祠祠西有百泉書院明萬歷時縣令
紀雲鶴築亭於水之中央其亭三室室重屋可遠
眺望亭外廊四周廊之內老柏十數株蔽日長夏
坐其內不知有暑也其水清澈見其下藻荇交橫

蒙密而水上無之。小魚鰕蟹無數遊泳於其中。狎鷗馴鷺好音之鳥翔集於其上。有舟艤其旁可棹。亭前為石橋。過而東南為屋三間者。二皆夾窻。瓊瓏石戶障其南。水自戶下出。其流乃駛。溉民田數百頃。世俗謂之衛河。自此而南經新鄉。東逕衛輝之城北。合淇水。歷濟縣。館陶。臨清。入漕河。以達於海。昔孫登嘗隱此山。阮藉詣之。不言而嘯。嗚呼。使余不幸而生於登之時。其踐履亦將與登同邪。登謂嵇康曰。子才多識寡。而其後康果見殺。雖然。使

登。不。幸。而。與。余。同。欲。買。山。而。無。其。力。孰。使。之。長。居。
此。土。邪。然。則。隱。者。之。生。於。世。其。又。有。幸。不。幸。邪。余。
自。幼。讀。詩。知。衛。有。泉。源。稍。長。又。知。泉。上。有。蘇。門。山。
思。一。見。之。無。由。今。老。矣。乃。得。終。日。憇。息。於。此。是。則。
余。之。幸。也。已。

點綴之工寄託之遠文章中洞天也

冷峭似子厚而風神曠逸又似永叔文至入妙
殆不可以一家形似之

竇祠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竇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竇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為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刼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

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寶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刃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

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為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縉紳大夫莫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况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繫官於朝，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

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凡作文必有高世之見，萬世不可磨滅之論。此文妙義層出，如累九重之臺。

問政書院記

古之君子。蓋將使四海之廣。兆民之衆。無一人之不同。歸於善也。於是立學以教之。學也者。所以循序優游。使深入其中。而不自覺也。故自國中以及黨。遂間巷之間。莫不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以及凡民之秀。莫不入於學之中。弦歌以和其心。誦讀以探其義。養老以深其愛。敬鄉射以正其容。止飲酒以勸其溫。恭受成獻。馘以親其武。勇養其知。以至無不通。養其能。以至無不當。一旦舉之在位。而

治國平天下之道莫不措之而裕如何者其素所蓄積然也後世學廢而以廟祀孔子之地為學又不知先聖為典禮之伯夷典樂之夔先師為先代明禮明樂教詩書之士所謂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者而一皆以孔子當之鄭氏以先聖為周公孔子既失其旨而後之議禮者復加孔子以先師之號其亦瀆慢聖人而名之不當其實者矣夫學有時焉有地焉有官焉有器焉有朋焉有事焉而皆非孔子之廟所可兼近代書院之設聚羣弟子

於其中延請鄉之賢大夫而去位者以為之師雖其所學者訓詁詞章之末非復古人之舊而興起後生以師弟子傳習之業於學為近焉歛故有書院其地屢遷而今建於紫陽山上蓋新安一郡之學也其一邑之學則休寧有海陽之院而歛顧未之有平定張侯之令歛也百廢皆舉而愛惜髦士尤為篤摯而不可解於心士之好學而能文者盛禮以招之使來於斗山之亭日課月校已三年矣而多才濟濟愈益奮興其肄業而舉於鄉者遂數

人適商人程光國等捐輸廣厦十餘間於問政山麓以為諸生誦習之地而侯因以為問政書院凡紫陽所不及收者咸得歸之問政焉歛故人文之藪而張侯教育之有加將見士之從事於斯者識日以開行日以勵性雖有沈浮強弱之異而一皆範之以平中仁厚積於其中恭讓見於其外於貧富貴賤之塗常有廉耻之防不至貪污以苟得而古今治亂之源因革損益之變無不辨之明而施之順其達也則慈惠及於斯民其窮也則自束其

躬而無慕於外其高者盡性以至命其下者猶將
致身通顯以為族戚之光榮然則歛之風俗淳龐
而人才茂美皆將於是乎取之余觀張侯之心固
將使歛人之同歸於善而非徒詞章訓詁以為進
取之階也故樂為記之如此云

其義醇深其辭典懋道逸北宋大家之文

重修孫公橋記

豐樂溪水自黃山東出行百二十里而抵巖鎮之北巖鎮黟歙之間一都會也往來者甚衆比木爲杠或編筏以濟多毀敗而有濡首之虞弘治丙辰里人孫仕銓累石爲九門而架巨木於其上橋成而行者德之號爲孫公橋至康熙丙子及癸巳戊戌三歲之間連遭水火焚蕩橋傾不可復振原其本始無橋而安既有橋而傾則人之缺望滋甚程君其賢里之好義人也嘗謂力足以利人當爲之

不遺餘力。而是時程君及其長子皆已沒。衆乃登君之堂以告其仲子中翰。佶季子別駕。僚及其孫尚書。卽子瑜。僉曰：是先君之志也。顧此重任，某等安能負荷哉？謙讓至再，固以請。而後允。於是相方度勢，謂木易腐壞，全庚以石。庶克永久。乃屏百務，一心力，率先匠石，不避寒暑。岬側石骨，坡陀下趨中流，淵洞入水丈餘，窮其根柢，爰加層累。既極坎深，又使砥平。乃伐石遠山，人擔馬馱，翫翫欽衝，小大畢取。綿岡被坂，星離棊置。鑿琢礪闕，閼殷殷。

別精麤。稽厚薄。子母鉤貫。陰陽互錯。爰擇美石。甃
面。使瑩如玉。斯潤如鑑。斯明如鏡。乃九門闕。達積塊
脩延。如雄虹。青蜺下飲乎潭。瀨橋之兩傍。遮以石
欄。橋之南端。樹以廣亭。使行者休焉。時其風雨。以
庇而留焉。亭之上。重以飛樓。窓寮開豁。八風來颺。
溪之流。魚鳥之沉浮。蒼烟遠樹。四山環周。而黃山
三十六峰。顯藏出沒。與遊者之目謀。亭之東。舊有
勸讓亭。因其址。拓之。使大。用祠土地神。亭之西。創
水榭。三楹爲亭。右弼。俯蒞溪光。泛播几席。凡用石

二萬七千餘件。用人四萬五千餘日。始於雍正元年癸卯。閱九年辛亥而成。既成。衆爲請名。君曰。此孫公之橋也。吾爲修之而已。仍其舊可乎。其後三十餘年。中翰之孫尚書秋官郎益增釐理。乃命余爲之記。

雄竒在退之子厚之間

重修鳳山臺記

秋官卽程君晉升重修鳳山臺二年而成其用白金蓋萬有餘兩程氏世居巘鎮巘鎮之北溪水自西而東流當明嘉靖之時里人副使鄭佐用形家言率居人為臺於其地之東北臨水際臺據鳳山之脊故名鳳山臺臺高二丈廣輪皆百尺虛其下以為三門而臺上之為榭者亦三焉臺成而居民從以殷盛古之為臺者以書雲物後之為臺者以作觀遊鄭君之為此臺也以蓄地氣夫氣回於天

蘊於地。滙於下。止於高。故凡民人所次。得水而適。得澤而紓。得山而秘。居者相地形。就其舒歛。宜其逆順。有澗溝以宣其理解。有陂沼以豐其委積。有岡陵以大其含藏。然後天不淫陽。地不閉陰。無結轡亦無消耗。民居於是。財產給足。家室和康。無餒凍之憂。無疫癘之苦。生有保聚之樂。而沒有弔祭之榮。臺也者。所以濟山之不足。極人力以相天工。其為用於斯民大矣。然不能有興而無壞也。晉升之曾祖其賢始一修之。費數千兩。其賢中子信復

繼脩之。惟佶之子志洛。生不及脩之時。然嘗語其子曰。吾受先人遺資。當擇一事以善用之。晉升志之於心。不敢忘。歲在庚寅。適值臺壞。晉升曰。吾父之志也。遂起而獨任之。自有此臺。壞者屢矣。而程氏祖子孫四世。凡三脩焉。先是。晉升之祖佶。既脩鳳山之臺。又脩孫公之橋。橋在臺之西北。溪水之西來也。民之在溪北而往鎮者。為水所限。隔橋其上。以通往來。或石或木。凡四橋。孫公之橋。自東而西。第在二。本以木為之。而佶易之以石。費白金以

萬計。閱九年而成。古之君子欲生之。有益於人也。在朝則澤及萬國之生民。在家則利及於鄉隣里黨。鳳山之臺成。而居民殷盛。晉升蓋率祖德尊父命。將使里人之居於是者。同歸於完美富壽。而非如世之人。第知為一人一家子孫之計也。於是乎書。

能發明作臺關係而前後布置觀映似左氏國語文字

遊萬柳堂記

昔之人貴極富溢則往往為別館以自娛窮極土木之工而無所愛惜既成則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終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為之夫賢公卿勤勞王事固將不暇於此而卑庸者類欲以此震耀其鄉里之愚臨朐相國馮公其在廷時無可訾亦無可稱而有園在都城之東南隅其廣三十畝無雜樹隨地勢之高下盡植以柳而榜其堂曰萬柳之堂短牆之

之者。余題曰漱潤。其後余遊京師。而師其下世所遺孤甥。纔十歲。余困而歸窮。居無事。乃復來此樓。課甥爲童子之句讀。日有餘暇。則又自取六藝而研究之。昔莊周稱六經先王之陳迹。而讀書爲古人之糟粕。夫漱六經之潤。而大無以潤乎。天下小之。又不能自潤其一身。則雖以讀書爲糟粕也。固宜。故曰耕也。餒在其中。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余於六經之道。其爲鹵莽也多矣。宜乎餒之。及予也。伯昏瞽人有言。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余少之時馳騫奔走雖欲
讀書而無其暇今老矣顛禿齒危兩目不能瞪視
乃復終日汲汲於此其巧者之勞乎智者之憂乎
抑無能者之遨遊乎余不能自知也因追念昔者
名樓之始而爲之記

文情深渺包含甚遠而大感慨極悲而渾

碾玉峽記

去桐城縣治之北六里許。為境主廟。自鏡主廟北行。稍折而東。為東龍眠山之幽麗。出奇可喜者無窮。而最近治最善。為碾玉峽。峽形長二十丈。溪水自西北奔入。每往益殺。其中旁陷。迫東水激而鳴。聲琮然。為跳珠噴玉之狀。又前行稍平。乃卒歸於壑。旁皆石壁削立。有樹生石上。枝紛葉披。倒影橫垂。列坐其蔭。寒入肌骨。予與二三子。捫蘿陟險。相扳聯以下。夾叢棘。芟穢草。引觴而酌。既醉。瞪目相

向恍惚自以為仙人也噫方余客勺園時張君渭南為余言此峽之勝因約與遊余神往以不得即遊為憾今之遊渭南獨不與人生之會合其果有常乎桐雖予故里然予以饑驅方欲奔走四方則其復來於此不知在何日今未踰年遂兩至蓋偶也而獨非茲山之幸歟

幽奇冷峭文境與山水相稱

遊凌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

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蒞政之餘暇。翛然自適於山岵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峩眉。尤為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為凌雲之遊。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倘佯。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

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逶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超然遠矚邈然澄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既歸里閑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凌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為之邪於

是為之記

馳騁似退之蕩逸似子長

金陀圖記

昔宋岳珂倦翁為園於嘉興郡治之西南隅命之曰金陀曹侍郎秋嶽得其地葺而新之已乃歸於里之汪氏汪君方岳與其弟子堅來從余遊出所為圖與詩以示余余讀其詩颯颯乎大雅之什與王氏之朝川無異慨然想見其規模及按圖以稽則所謂浮嵐圓谷捐谿橘田采山之樓澄衷之閣足以供學士之登臨者皆可一覽得之余益神往以不得往觀為憾然余與汪君同在京師每過其

卽舍飲酒論文笑謔歌呼忽忽然忘其室家之思
羈旅之苦汪君出此圖乞余為記余不暇以為謂
汪君常在此余之記可徐徐為之未晚也一日汪
君告余以南歸余係牽於茲不能與俱往獨此圖
者對之差可自慰而汪君又將攜之以去嗟乎余
未至金陀也其臺沼之壯欄檻之幽花木魚鳥之
情麗余不知其何如獨念古今之推移人事之變
遷改易賢豪之難得聚散之無常鴻毛飄風蓋其
不可恃也如此當岳倦翁之始為此園安知其歸

於汪君。余與汪君飲酒一室。又安知離別之在今日哉。遂書以為之記。

蕭然曠遠如烟雲繚繞到空而盡。

侑經精舍記

昔者聖人作經於千載之上而千載之下萬物之象兆民之情無不備具其中經之為用大矣及秦有天下李斯焚燒之而經以亡漢之羣儒區區掇拾白首而不治他事然後章句粗明然其鑿空附託以至喪失其真者蓋十四五矣自孟子生當戰國之世其所謂武成非今之武成猶以為不可盡信况遭秦火之後乎然則學者之於經亦在善取之而已夫士必通經然後可以出而友天下之士

今世之士。惟知決科之為務。其有以經術倡道於人。則人皆笑之。科舉之制。比之秦火。抑又甚焉。余自少時。嘗有志修葺。而碌碌奔走。無須臾之暇。因循怠廢。以至衰老。卒無所成就。每反已內顧而慙。而吾友謝君香祖。築室荆谿之側。率子弟講習。其間名之曰侑經精舍。古之人已食而益。勸之使食。則必出華美可愛之物以侑之。六經之道。可謂華美矣。而重以山川之勝。室廬草木之幽芳。其味殆有咀之而愈出者。抑余聞之。鄭氏康成。遊學雍并。

堯。豫。之。地。久。之。乃。歸。今。香。祖。不。出。戶。庭。而。脩。然。自。得。於。一。室。之。內。昔。之。人。任。其。勞。而。今。之。人。享。其。逸。則。其。道。之。久。而。愈。明。者。非。可。以。淺。求。已。也。農。夫。之。於。耕。商。賈。之。於。貨。賄。不。待。智。者。而。能。之。讀。聖。人。之。經。茫。然。而。不。知。其。故。則。以。未。嘗。久。於。其。道。也。夫。聖。人。作。經。以。垂。教。豈。其。遠。於。人。情。積。歲。月。以。求。之。則。其。理。將。不。煩。言。而。自。解。故。善。讀。經。者。其。視。聖。人。與。農。夫。商。賈。無。以。異。焉。香。祖。老。農。也。吾。知。其。習。於。耕。者。久。矣。

斷斷續續若不相承接格局甚奇而其味淵永
非淺踈者所可易知

無齋記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
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
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鼻。無。口。何。愛。於。天。下。
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
與。於。其。間。而。吾。事。畢。矣。橫。目。二。足。之。民。瞽。然。不。知。
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為。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
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
艷。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既。已。有。之。

則又不足以厭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遊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為之歌曰：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明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萋楚之無知為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既善矣。余性顛而愚於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為樂，而天

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所有者。我皆不得而
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
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
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於
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
亦不幸而猶有此身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
之樂。其又將何極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
自足。啼饑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
以為無知。而因以為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昔人論文以莊周為神於怒者故其言足以驚
駭世人之耳目試誦此文與聰者聽之猶當耳
聾三日

棗溪書屋圖記

棗溪書屋者翰林吳君棗溪讀書之所也。棗溪厭
塵市之喧囂，讀書郊野之外，故得力學有文進取
甲科，以至為

天子禁近之臣，然不忘其窮居之舊，而命繪畫者
以為之圖。余未至其地也，按其圖則修竹萬竿，而
千尋之老木間廁其中，其下怪石林立，溪流自石
齒間縈紆漩湫，茅屋數椽，明牕曲檻，稱乎其為幽
人之素履也。嗟乎！士當其貧賤之時，卷身縮蓬之

下自謂與螻蟻何異。方棗溪之讀書於此，隱几嗒然，四顧無一人知己，豈知其被蒙風雲之會，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棗溪故太宗伯吳文恪公之族弟也。余幼受公之知，公之服官在京師，余主其邸第。棗溪亦自姑蘇而至於時，共處與公之嗣君松客，相與晨夕飲酒談諧為樂。雍正己酉，棗溪松客同時領鄉薦，而棗溪連中庚戌科，入為翰林。癸丑，松客成進士，未踰月而文恪公謝世。余亦南歸，棗溪出所為圖授余，使為之記。余以事牽不暇，為其

後余應博學鴻詞之舉。貢在京師。始見松客。改庶常。而余復濩落不遇。而返江鄉。僻處閉門。無一事。方將出紙墨。為菴溪記。其梗概而京師書至。則菴溪又已死矣。庚申之夏。檢故書。得此圖。回思往事。忽忽已七八年。其間人事之升沈。友朋之聚散。存亡。恍如隔世。而余且更歷險阻。未老而病。且衰。然則天之生人。而使之居此世者。其果何為也哉。菴溪既沒。其子善讀書。其必有以繼先人之志。而述其事者。於是乎書以歸之。且以示松客何如也。

感慨深渾風神蕩逸

如意寺記

歛城之外多佛屋西干為勝西干之寺以十數如意寺為勝十寺者曰水西曰經藏曰福聖曰妙法曰等覺曰淨名曰五明曰應夢羅漢院曰太平興國叢林獨如意寺由衆建而成歷年久遠傾頽欲盡僧一智者有志重修而不及其後連成率其徒掄佩若泉居之既乃攜若泉往漢陽募錢數百緡歸而恢拓其制寺未成而連成逝既成而掄佩又逝今惟若泉為寺主其始修也於舊院之左崇廣

其佛堂。迤堂以北。創精廬以延賓旅。齋庖之舍。燕
息之所。森列棊置。倏焉若浮光蜃氣。以俯臨乎萬
象。衆山聳峙。長溪奔流。朝嵐夕曛。斯須變滅。揖烏
聊瞰黟嶺。渺然巉削之危峰。蓄在戶限。溪之中。春
鋤屬玉。連翼羣遊。隨波轉盪。扁舟竹筏。邪許哀鳴。
前後相屬。環寺皆巨木。又多怪石。參錯其間。而清
泉出於寺右。泉味甘香。其光可鑑。勃乎雲興。率爾
鳥厲。穆然清風自遠而至。則所謂升高眺遠之道。
脩於斯矣。夫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今。其間事故。

之變遷。一往而不復者。何限。今釋氏之徒。乃能興復其七百餘年已墮之業。加宏壯焉。求之吾儒。蓋未有也。豈堯舜三代聖人之道。比之釋氏。獨易失而難守耶。若泉明慧多能。請余記其事。為慨然歎息而書之。

有點綴生色處。有寄慨遙深處。記文中妙品也。

張氏祠廟記

諸城張氏之先有河上仙翁少好漁獵於郊外得一鶴而金牌繫其左翼曰元至正二年放仙翁更為一牌繫其右翼曰明正德十五年再放於是仙翁有感奮發不復事漁獵而構亭讀書其中名之曰放鶴自是張氏之讀書以明經選者累世而不絕里人傳張氏有放鶴亭云仙翁之裔孫陶昆達海石民諸君子復於亭西建祠以安先靈歲時率子弟習禮祠內而亭外益恢廣為園古木數百株

繁蔭可愛。夫築一亭，非必有力之強，而後能也。然其磨滅者多矣。青齊之地，轉附琅琊之勝，尚父之所經綸，桓侯管仲之所設施，求所謂鑄山煮海，鬪雞走狗之餘習，蕩然無復灰燼之存。况亭與祠哉。然仙翁之後世，世以耕讀為業，敦行孝弟於其鄉，稱有淳古之風。按察俞公嘗立務本坊以表其閭，而希音仲遠兄弟遂皆以孝廉舉於鄉。二君思以褒揚其祖德，乃易舊祠之地為居，而更於園內就亭為祠。亭直在祠南向之分，而為二者，今合焉。蓋

昔先王以萬物之有功德於民。皆神之所為。而莫不祭之。以為報。况在人之孫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而祖宗之功德博。則雖踰百祀。而不祧。周之有文武世室。其義蓋在於此。雖士庶之家。不足比擬於先王。而其心之無所不盡。則一而已矣。仙翁之功德。固張氏不祧之宗。而其孫子之賢。又能以引之。勿替。則所謂放鶴之亭。將與其祠並垂。雖百世可也。

從遠處生情。從大處立論。

半埜園圖記

半埜園者。故相國陳公說巖先生之別墅也。相國既沒。距今十有餘年。園已廢。為他室。而其中花木之蒼翠。足以娛目。欄檻之迴曲。足以却暑。雨而生清風。樓閣之高迥。足以挹西山之爽氣。如相國在時也。康成之春。余友杭君大宗來京師。寓居其中。余數過。從杭君。因以識半埜園之槩。而是時杭君之鄉人。有陳君者。亦寓居於此。已而陳君將之官粵西。顧不能忘情於此園。令工畫者為圖。而介杭

君請余文以為之記。夫天下之山水攢感累積於東南而京師車馬塵囂客遊者往往縈紆鬱悶不能無故土之感。陳君家杭州西子湖之勝甲於天下舍之而來京師宜其有不屑於是園者而低徊留之至不忍以去。則陳君於為官其必有異於俗吏之為之已。雖然士當貧賤居陋巷甕牖繩樞自足也。間至富貴之家見樓閣欄檻花木之美心悅而慕之。一日得志思以逞其欲遂至朘民之生而不顧此何異攻剽劫奪之為者乎。然則陳君其慕

為相國之業。而無慕乎其為國可也。

極閒淡之事。却以大義相規切。是占地步高處。

貢趾堂記

挾其技能以至乎通都大邑與豪俊者相與遊以
取名聲朝不自存而夕至卿相駟馬高蓋之赫奕
呵者肩摩於前騎者踵接於後洋洋乎得志於一
時鄙夫小人之所欣艷慕悅而以為榮也吾友左
君沉浸乎經傳下家之說而作為文章浩乎其才
力之放肆無所不極是可以一出而至卿相者矣
人之情有棄膏粱而甘藜藿輕紱冕而躬韋布然
未有不苦勞而樂逸者君獨慨然不求為其逸而

欲自託於徒步之勞何哉夫塊然自守於一室之中而言必以禮動必以義一介之微不苟為取與乃所謂逸也駟馬高蓋流俗之自喜以為得志而亦勞甚矣君之居是堂也大僅如斗非有高薨巨楠之觀而縣城西北諸山矗立簷際朝暉夕嵐浮紅歛翠雨暘寒暑之變化草木雲煙之杳靄隱見出没時時獻納於牕櫺几席之間良朋四五人自遠而至相與觴咏其中鏘鏘然金石之聲交發於四座則雖有富家貴族臺池苑囿可以放心意娛

耳目而極遊觀無以易其樂者而况奔走於通都
大邑之勞歟於是以致賁趾名其堂云

似北宋大家格調

無狹居記

昔姚君松譚先生讀書渝水之上。因其室屋之淺小。而扁之曰無狹居。後先生以病歸里。既謝世。而先生之子竹舫先生。及其孫咏棠。自縣城徙居縣境之東鄙。未數年。復徙歸於縣城。凡歷祖子孫三世。居四遷。而無狹居之名不廢。所以見思先人之志。永矢不忘也。嗟。夫人之寄生於天地。猶履跡之在雪。居寧有狹不狹邪。余不及見松譚先生。而去。年春。竹舫先生復以事客嶺南。亦無緣由相見。獨

咏棠朝夕與處每相與把酒笑謔歌呼極往還之
樂入其室芝草盈階而圖書星列於几席余竦然
異之咏棠慨然歎曰此吾祖所以名其讀書之室
而吾父繼之者也今吾亦於此效佔畢焉吾祖吾
父讀書皆不達至於吾則又何異夫以咏棠之三
世讀書而又能不忘其先人則所以垂名千載之
下而歸榮其祖父者固在於此余於咏棠乎望之
雖然方松譚先生名其室之時豈知二十餘年之
後而余之為其記也哉

蕭疎簡遠文境高絕

一掌園記

吹竽走狗蹋鞠之人非昔而齊之名不廢超足而射鞠鞫殷殷者非昔而韓魏之名不廢擊筑悲歌椎埋屠狗之徒其骨已朽而燕趙之名至今學士大夫歛聞而喜稱之然則所謂物者無不亡而獨其名為可以永久歟夫山淵之平田海之遷大地之渾合曾不能以自主而况於一園之興廢歟其為終始可勝計哉余伯父以一掌之地為園命余為之記余不及以為已而廢為居室則向之名花

異草春蘭秋菊之芳香蓮葉之亭亭遊魚之隱見
而浮沉今皆不可復識獨其名猶在余意中余記
之蓋以志余之感而亦非以為欲存其名於永久
也

曠然高世之見亦奇亦遠

方氏學舍記

方頌椒與其弟小坡藕船皆今之豪士有志讀書以古君子為己責余嘗一見之於皖城心竊異之頌椒兄弟亦愛慕余以為學行文章求之今世不可得及余客張氏之園則往來甚數已而延至其家以文會而相輔以仁者一歲余以歸課弟姪不得久與處則聞方氏所以館余之室已易為中閨而頌椒兄弟復徙於他處讀書夫人之所以為學將以知性而盡心心盡則命可立也至於居處之

安固非所計。頌椒兄弟要為知此意者。余故為追記之。

簡古

縹碧軒記

吾父讀書於居室之東偏右樹以桐左植以蕉吾父兀坐其間几席衣袂皆為空青結綠之色因命之曰縹碧軒已而吾父得足疾蓐處者二年疾稍愈間至其中則向之所植蕉皆已蕩為清風而桐惟一樹存焉笑曰是惡覩所謂縹碧者乎雖然學以致其道而聞道者未見其人求安之心害之也吾分之所當為吾求而不得則雖高堂邃櫬層臺曲沼其亦何裨求而得之則雖在蒼烟白露園穢

之。中。皆。以。縹。碧。視。之。可。也。奚。必。區。區。於。是。哉。言。既。畢。叔。子。大。慙。退。而。為。之。記。

簡而文淡而不厭